

*Trauma and
Redemption*

创伤与救赎

——弗兰纳里·奥康纳小说研究

郑素杰 ◆ 著

赤峰学院学术专著基金资助出版项目

创伤与救赎

——弗兰纳里·奥康纳小说研究

郑素杰 ◆ 著

辽宁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创伤与救赎：弗兰纳里·奥康纳小说研究/郑素杰
著. —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18.10
ISBN 978-7-5610-9481-5

I. ①创… II. ①郑… III. ①奥康纳 (O'Connor, Flannery 1925-1964) —小说研究 IV. ①I712.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32032 号

创伤与救赎：弗兰纳里·奥康纳小说研究

CHUANGSHANG YU JIUSHU; FULANNALI · AOKANGNA XIAOSHUO YANJIU

出版者：辽宁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沈阳市皇姑区崇山中路 66 号 邮政编码：110036)

印刷者：沈阳文彩印务有限公司

发行者：辽宁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幅面尺寸：170mm×240mm

印 张：16.75

字 数：310 千字

出版时间：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于盈盈

封面设计：徐澄玥

责任校对：齐 阅

书 号：ISBN 978-7-5610-9481-5

定 价：58.00 元

联系电话：024-86864613

邮购热线：024-86830665

网 址：<http://press.lnu.edu.cn>

电子邮件：lnupress@vip.163.com

“好人难寻”吗？（代序）

曾艳兵

人们总喜欢将这个世界上的人分成好人和坏人，譬如说“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可见，人即便老了，还是一定要分成好人与坏人的。如今的世界好像坏人越来越多，好人越来越少。好人都不知去了哪里，于是有了“好人难寻”的感叹。

《好人难寻》是奥康纳的一篇著名短篇小说，也是她一部短篇小说集的书名。《好人难寻》描写一家六口在假日开汽车出去旅游，路上遇上车祸，并且莫名其妙地遇害的故事。“老太太不肯去佛罗里达，她要去东田纳西见老熟人。”老太太的理由是，报纸上登载：“这儿有个自诩与社会‘格格不入’的逃犯，刚从联邦监狱越狱，正向佛罗里达逃窜。”老太太的儿子、媳妇对这样的理由都不屑一顾：一个越狱逃犯，怎么可能碰巧与他相遇呢？于是，第二天，这位老太太、她的儿子和媳妇以及他们三个年幼的孩子上车出发了。“这年头都不知道该信谁”“人心不古啊”“上帝的这个青青世界，再也没有人信得过了”。这是小说中人物的一些对话，烘托那个刚刚越狱的自称“格格不入”的人的出场。这一家六口阴差阳错地上了一条小路，他们不幸翻了车，遭遇了那个“格格不入”者和他的两个同伙。这三个人无缘无故地将这一家人全部枪杀了。唯一可以说得过去的理由也许是，老太太一眼就认出了那位“格格不入”者，那人好像很开心，说：“太太，要是你没认出我，对你们倒未尝不是件好事。”看来，这位老太太还缺少点儿生活智慧，面对越狱者应该假装不认

识才对，如何能一口就说出来呢？于是，越狱犯先将这对父子带入树林枪杀了，然后年轻的母亲和她的女儿，还有那个在熟睡中的宝宝也被枪杀了。最后，“格格不入”者对那位虔诚的老太太当胸连开三枪后说：“她的废话真多”。“她可以变成个好人，要是每分钟都有人对她开枪的话。”那个“格格不入”者最后说：“人生没有真正的乐趣。”^① 小说将这一罪行描写得十分简洁、冷静，没有丝毫的夸张做作，甚至看不到或者说感觉不到作者的一丝同情和愤怒。这大概就是奥康纳小说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吧。

奥康纳是如何界定这个世界的好人和坏人的呢？她又是如何认定这个世界好人难寻呢？那位老太太曾对“格格不入”说：“我知道你是个好人”，然而后者显然不是；“格格不入”者说老太太，“可以变成个好人”，但她还不是。看来，好人与坏人是相对的，是可以变化的。“格格不入”者在指令同伙杀人后说：“我发现犯罪没有什么了不起。既可以这么干也可以那么干。杀死一个人或者从他车上卸下个轮胎，都一样，因为你迟早会忘记你做过什么，只是为你的行为受到惩罚。”在奥康纳看来，如果没有上帝，也就无所谓犯罪还是不犯罪，也就难以分辨谁是好人或者坏人。“奥康纳是位敬虔的教徒，同时也是一位世俗文化生活的敏锐的观察者和致力书写基督教信仰的作家。在她短暂的一生中，基督教信仰始终是主要基调。她的床头总是放有三本书，分别是祷告书、弥撒书和圣经。”^② 在现代人看来，上帝并不存在，因此可以胡作非为；不过这个世界上还有法律，法律惩罚罪犯，但并不能分辨好人与坏人，并且经常错误地惩罚好人。奥康纳的思想并不简单，宗教的、政治的、法律的、伦理的、道德的思考和判断常常纠缠在一起。“奥康纳的宗教思想混合

① 弗兰纳里·奥康纳《好人难寻》，於梅译，新星出版社2010年版，第9、10、23页。

② 潘静文《奥康纳作品中的宗教意识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1页。

了哲学、神学、圣经象征手法、伦理学以及美学。任何要对她的思想做出认真考察的人都不可能忽略这一多样化的特征。”^① 奥康纳的这些观念和思想应该都与奥康纳的特殊生活环境与成长历程有关。法国当代著名作家勒克莱齐奥说：“我相信，就像弗兰纳里·奥康纳说的，一个小说家最后总会写到他的童年，这是必需的，是这个时期决定了他的命运。”^② 因此，关于奥康纳，我们应该从她的童年和成长经历说起。

弗兰纳里·奥康纳（Flannery O'Connor，1925—1964）是继福克纳之后美国南方最杰出的作家。1925年3月25日，奥康纳出生于佐治亚州的萨凡纳（Savannah）。1947年奥康纳在衣阿华大学获得艺术硕士学位。1950年她发现自己患了不治之症红斑狼疮，她父亲就是44岁时死于此病的。于是，她回到母亲的农场边疗养边写作。1955年她不得不拄着拐杖走路。她与病魔作顽强斗争，坚持写作。1964年奥康纳病逝，享年39岁。

对于一个作家而言，其成就的大小与他活的岁数并没有多少必然联系。有的作家譬如歌德和托尔斯泰，活了八十多岁，阅历丰富、成就卓然；然而有些作家，譬如拜伦、雪莱、济慈、勃朗特姊妹等也就活了三十岁左右，但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却也不可忽视、不可动摇。真正优秀的作家并不在于他活得有多么长久，而在于他的创作是否真正优秀。卡夫卡只活了不到41岁，其文学成就及其影响早已超越了他那个时代；当代这位美国女作家，奥康纳的寿命甚至比卡夫卡还短，但她在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应该可以与卡夫卡媲美。

奥康纳在卡夫卡去世一年之后出生，但比仅活了41年的卡夫卡的生命还要短促，只活了39岁。像卡夫卡一样，她也没有结婚，甚

① 潘静文《奥康纳作品中的宗教意识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15页。

② 见《好人难寻》中译本封底。

至都没有谈过恋爱，而卡夫卡却并不缺乏恋爱，甚至性爱；奥康纳没有家庭、没有孩子，孑然一身，最后只有母亲陪伴在她身边，卡夫卡虽然没有自己的家庭，但父母健在，还有三个爱他的妹妹；奥康纳 25 岁就疾病缠身，并且这种疾病没有痊愈的希望，这将是怎样一种绝望？卡夫卡患有肺病，但疾病在他身上发作时他已经 34 岁了，况且这种疾病也并非就是绝症，卡夫卡原本是有可能治愈疾病的。卡夫卡英年早逝，奥康纳更是早逝英年，奥康纳似乎在接续卡夫卡的悲剧。人生无常、生命有限，精彩的人生并不在于活着的岁月的长短，伟大的作家也并不在于写作的数量。

奥康纳一生平凡而神秘，集作家、批评家、知识女性、幽默家、天主教徒、鸟类爱好者于一身。“作为一名南方作家，奥康纳利用自己的多重边缘身份穿梭于不同的文化层面，创作出了迥异于时代的奇特作品，她是生活在以新教群体为主的美国南方‘《圣经》地带’的罗马天主教徒，在现代的美国社会中，却虔诚地笃信托马斯主义；一位始终单身的现代南方知识女性，却述说着一个又一个家庭中的无爱或无性的婚姻；一位在创作之初就患上了导致他父亲死亡的不治之症的独生女儿，记录着南方家庭中奇特的亲子关系。她的作品中的人物被大多数读者看作是畸形人，了解她的生活环境的人们却感叹其真实性。”^① 奥康纳创造了一种“畸形的真实”，正如卡夫卡创造了一种“荒诞的真实”一样。

奥康纳的作品不多，有两部并不太长的长篇小说《慧血》(*Wise Blood*, 1952) 和《强暴的人夺走了它》(*The Violent Bear It Away*, 1960)，两部短篇小说集《好人难寻》(*A Good Man Is Hard to Find*, 1955) 及她死后出版的《上升的一切必然汇合》

^① 杨纪平《走向和谐：弗兰纳里·奥康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9—20 页。

(*Every Thing Rises Must Converge*, 1965), 这两个集子共包括短篇小说 19 篇。“奥康纳有着强烈的宗教信念, 这些信念是她智识生涯和美学生活的中心, 在她看来这些信念大大超过了她所属的性别、地域和种族以任何形式对她情感的塑造和影响。”^① 她的小说具有某种黑色幽默的风格。她作品的主题就是描写邪恶、赎罪和得救。她的创作带有南方文学的特征: 浓厚的历史意识、细腻的心理描写和怪诞的人物形象。

较之福克纳和艾里森, 她更似一个脆弱而敏感的女性, 这既是指她的性格, 当然也包括她的小说风格。由于跛足和不治之症红斑狼疮的折磨, 她在年仅 39 岁便去世了。但她的小说除了脆弱和敏感外, 还包含着更丰富的内容, 它们粗野、残酷, 甚至怪诞 (虽然她本人反对这种提法)。她的小说充满了宗教的想象和象征, 人物出现在异常怪诞的环境中, 并由环境牢牢控制, 以至于读者也不知如何寻找由作者展示的宗教意义。奥康纳在信中写道: “她在为所有那些认为上帝已经死去的人们写作。在文章中她说, 她用充满暴力、令人震惊的故事作为一种手段来使她的读者在惊愕之中萌生信仰, 只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方式能够打动他们。她将她在小说中使用极端残忍的情节比作人们对近乎耳聋的人讲话必须大声喊叫。”^② 没有信仰就没有好人。奥康纳说: “当个体的信念虚弱而不是强大的时候, 他会害怕对生活的诚实的虚构式表现。而当人们倾向于将精神分隔开来, 使之居于唯一一种确定的生活方式之中时, 其对超自然的感受就很容易逐渐丧失。”^③ 原来没有信仰终会导致好人难寻。

① 萨克文·伯科维奇主编《剑桥美国文学史》第七卷, 孙宏主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366 页。

② 萨克文·伯科维奇主编《剑桥美国文学史》第七卷, 孙宏主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369 页。

③ 弗兰纳里·奥康纳《生存的习惯》, 马永波译, 新星出版社 2012 年版, 第 13 页。

奥康纳非常擅长讲故事。但我们感到困难的并不是她所叙说的那些宗教故事，因为宗教想象遍及她的全部作品，而她又是一个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困难的是她为什么选择这样的故事来揭示她的主题：一个足不出户，冷嘲热讽的未婚女子，为自己想了一个她能想到的最丑陋的名字。她的父母很久以前就离婚了。她本来叫乔伊，但她自己把这个好听的名字改为胡尔加（Hulga）^①。她曾在一所不错的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许多年前因为一次事故她戴上了假腿。以后她就同瞧不起她及她的朋友的母亲生活在一起。一次，她决定去诱惑那个到她家来卖《圣经》的男人，给他开个玩笑，于是，她把他带到野外的一间仓库里，让他把自己扛上楼，来到一间存放麦草的顶屋。然后让他看自己的假腿，并请他把它卸下来。经过一阵热吻之后，这男人便将《圣经》当作枕头，并将一瓶威士忌酒和一盒淫猥图片放在身后。当她指责他这样做时，他便将《圣经》连同她的假肢一道装进了手提箱离去了，将她独自一人扔在这荒郊野外的草房里。这便成了奥康纳的小说《善良的乡下人》（*Good Country People*）的内容。

奥康纳的另一部小说《绿叶》（*Greenleaf*，又译作“格林利夫”）也许更加奇特。它塑造了一个自以为是的妇女，作者常常写这类人物，这位妇女是一头公牛特别注意的对象。这头公牛似乎具备许多神秘的特征。它是她邻居的财产。她恨这头公牛，它使她陷入贫困，它吃了她的树苗，又与她的母牛纠缠。而这头公牛也似乎在谴责她。于是她要求邻居将它杀死，公牛在临死前诅咒她，并抵伤了她，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她看出这头公牛对她就像一个痛苦的恋人。它的一只角刺入她的肝脏，另一只角环抱着她，人们无法将她掰开，最后她同公牛一道死去。从小说的语气及象征来看，这头公牛无疑是

① 弗兰纳里·奥康纳《好人难寻》，於梅译，新星出版社2010年版，第187页。

这位妇女在上帝面前的爱情和灵魂得救的同等祭献。

在《瘸腿先入》中，作者继续讽刺了那些自以为是的人。而在《启示》中，她又提出了一个令现代人十分焦虑的问题，即“你知道你是谁吗？”当然，《帕克的脊背》也许最能表现作者的宗教思想。主人公帕克发现自己同个平淡的、没有脾气的，同时也是自以为是的女子结了婚。他并不爱她，但她却怀孕了。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同她待在一起。当他还是个孩子时，他在一次庙会上看到一个从头到脚都刺有纹身的男人，当他移动时，他身上的阿拉伯图案也难以捉摸地自动运动起来。帕克看得目瞪口呆，帐篷里已走得空无一人，他还浑然不觉。这正像一个瞎眼孩子不知不觉地改变了方向却茫然不知门的位置一样。此后，帕克也开始纹身，待他参加海军回来，他身上仅剩背部一小块尚未纹身。她妻子不喜欢纹身，她称这是“堆积虚荣”。现在他开始设想在背上刻点他妻子无法反对的东西。

帕克为邻居的一位妇女干活。一天，帕克在田里扎草堆。田中间有棵古老的大树，这女人告诉他别伤着树。帕克在田里绕了一圈，他一直想着在背上刻什么花纹，突然这棵树伸过枝头来打他。拖拉机爬上了树，他被摔出了车外，脊背落地。火焰四起时，他睁开眼首先看到的是他的鞋被扔在一边，已经烧着了。这情景恰似《圣经》中的景象：摩西在燃烧着的树丛中听到主对他说，“把你的鞋从脚上脱下来，因为你站着的地方是神圣的地方”。这棵树可能是生命之树，树上的十字就是耶稣被钉死的地方。于是帕克恍然大悟，他决定在脊背上刻下耶稣的形象。这便是帕克的最后归属，也是作者在经过长期痛苦地挣扎与思索后留给生活的答卷。奥康纳在经历了邪恶、赎罪之后，最后终于得救，她在过早地离开人世之前，也算给她的创作与生活画定了一个圆圈。

奥康纳在短暂的一生中一直在与病魔搏斗，在死亡线上挣扎，

她太缺乏人类的基本感情“爱”了。这使她一方面在作品中大力铺陈暴力、死亡、变态、怪诞；另一方面又虔诚地向宗教求救，以超越这无法忍受的现实环境。因此，她描写扭曲的人格与变态心理既是出于她的爱的缺乏，又由于她对爱的强烈希冀，而她对宗教的热忱实在是她在追求爱失败后的无奈选择。同时，因为她将这一切浓缩在南方历史意识中，又通过一种隐喻和象征的抒情笔调来叙写，所以，奥康纳的作品意义与价值便不再只局限于作者生活的那个狭窄的生活圈子和短暂的生活岁月了。奥康纳由此便真正超越了生活，超越了自己。

奥康纳曾经说过：“最近几年我在思考两件事：病痛和成功。其中之一单独并不会给我太大影响，但是两者结合起来则对我影响巨大……病痛是没有人做伴的，谁也不能随你同行。死亡之前的病痛是自然而然的进程，我认为那些没有得病的人失去了上帝的一次恩典。”^① 疾病对于奥康纳来说，其意义非同寻常，正如童年的记忆和经验决定着奥康纳的命运一样。而这些内容都是奥地利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重点关注和研究对象。因此，我们通过弗洛伊德及其理论来解读和分析奥康纳或者是一种有效且有益的途径和方法。于是，我们看到了郑素杰教授的这本新著《创伤与救赎：弗兰纳里·奥康纳小说研究》。

郑素杰是我的学生，2011年考入天津师范大学，跟随我攻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学位，而早在两年前，也就是2009年她已经被评为教授了。素杰本科毕业于内蒙古大学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毕业于南开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英语既是她的专业，也是她的特长，因而在选择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时便大体在英美文学中寻找了。后来，她说准备从心理分析角度研究美国作家奥康纳，

^① 弗兰纳里·奥康纳《生存的习惯》，马永波译，新星出版社2012年版，第172页。

我觉得这个选题还是可以做的。

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与方法，虽然其热闹的势头已经不再，算不上什么新颖理论了，但并没有过时。心理分析理论仍然是当今文学批评理论中的重要领域和组成部分，时至今日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又有了许多发展和变化，譬如拉康的后精神分析理论等。而奥康纳显然是一个有着这样或那样心理问题的作家，她的作品也显然有对这些心理问题自觉或不自觉地描画或呈现。因此，用心理分析理论来把握和分析奥康纳的作品应该是合情合理的，正如根据不同的病患找到合适的药方，或者说，根据不同的病变找到了合适的手术刀一样。确定了选题，下面的问题就是如何具体操作和实践了。

本书是作者在其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本书首先分析和探究了奥康纳创作的心理动因，这种动因又分为主体动因、社会动因、文化动因三个方面。随后本书从自我宣泄化的达成、自我理想化的达成、自我限制化的达成三个方面阐释奥康纳文本中的自我及其精神意识投射。接着作者从创伤经验、压抑与精神焦虑、力比多与现代文明的博弈三个方面阐释奥康纳作品中的心理范式。最后，本书作者从焦虑之梦、死亡幻觉、创作幻想三个方面阐释奥康纳小说人物内在灵魂的梦幻展示。总之，对于奥康纳可以从不同的视角进行分析研究，而从心理分析角度研究奥康纳应该是符合奥康纳创作实际的，也是有一定新意，并且一定是有相当深度的。

奥康纳离开这个世界已经半个多世纪了，有关她的研究成果却与日俱增。这个世界究竟是一个好的世界，还是一个坏的世界呢？在一个好的世界里如何会出现坏人？正如在一个坏的世界里又如何会产生好人一样。一个好的世界如何可以让一个如此优秀的作家如此年轻就离去？一个坏的世界如何可以让一个优秀的作家的作品广泛流传、深入人心？奥康纳写了《好人难寻》，她自己应该是这个世

界上的好人。然而，好人并未得到好报，并未平安长寿，她早早地患上了那种难以治愈的红斑狼疮病，早早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但这个世界又给了她足够多的回报，况且，如果不是那种疾病和那种面对死亡的思考，奥康纳何以能写出如此非同寻常、惊世骇俗的作品呢？因此，好人尽管难寻，但是，我们并没有，也不应该因此而失去信心。

2018年7月17日于中国人民大学静园九号

2018年7月27日修改于贵阳花溪

2018年7月30日改定于贵阳花溪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节 奥康纳研究现状	3
第二节 内化与否认——精神分析理论与奥康纳小说	26
第三节 本文研究的意义、创新点及基本框架	35
第一章 创作的心理动因	38
第一节 主体动因	39
第二节 社会动因	49
第三节 文化动因	59
第二章 文本中的自我意识投射	72
第一节 自我宣泄化的达成	73
第二节 自我理想化的达成	90
第三节 自我限制化的达成	106
第三章 文本中的心理范式	121
第一节 创伤经验与心理范式	121
第二节 压抑与精神焦虑	142
第三节 力比多与现代文明的博弈	164
第四章 梦——内在灵魂的梦幻展示	179
第一节 焦虑之梦——女农场主情感压抑的伪装式满足	182
第二节 死亡幻觉——青年与现实的对抗和冲突的再现	191
第三节 创作的幻想——女作家的虚幻创造与白日梦	201

结 语.....	209
参考文献.....	215
附 录.....	240
附录一 弗兰纳里·奥康纳图影.....	240
附录二 弗兰纳里·奥康纳年表.....	250
附录三 弗兰纳里·奥康纳作品中文、英文对照表.....	252
后 记.....	253

导 论

20 世纪美国著名女作家弗兰纳里·奥康纳 (Flannery O'Connor, 1925~1964), 被誉为继威廉·福克纳之后美国南方最杰出的作家之一, 是南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主力作家, 被喻为“南方文学的先知”。奥康纳的作品是启示主义式的, 写作风格诙谐, 充满南方神秘、怪诞韵味, 哥特色彩鲜明, 塑造的“畸人”形象时代感强, 透射出二战后美国人宗教信仰的迷失、对生活重建的焦虑和无所适从。学术界对她作品的评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正像奥康纳所感叹的: “我在读一些对我的小说的五花八门的评论, 我一直在尽力控制着血压不往上升, 那些赞扬文字和贬损文章一样糟糕; 多数评论者似乎用十五分钟就把书翻了一遍, 然后用十分钟就写出了评论。”^①奥康纳在作品中构建了多种救赎模式, 力图对精神麻木、迷茫的现代人进行精神指导, 重塑灵魂。读者对其作品这种警醒的超然感悟程度, 恰恰是正确理解作品与误读的区别所在。对奥康纳作品的种种误读在一定程度上曲解和忽视了作者创作的主旨, 为此在精神分析理论的关照下, 从作者的精神层面分析解读其诗学成因, 能更好地理解作者的创作主旨, 摆脱误读。

奥康纳生活在一战后 20 世纪 20 年代与二战后 60 年代, 由于战争和经济危机给社会带来的巨大冲击, 使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人们的宗教信仰、思想观念、人际关系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本书以此背景对奥康纳小说展开研究。

由于语境、宗教、文化和母国的原因,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奥康纳的研究比较深入和全面。有的学者从基督教思想角度对奥康纳小说进行阐释, 把作品的宗教性和南方性合并剖析, 试图将奥康纳的宗教观念与南方意识融合在一起, 最终的结论都倾向于奥康纳宗教观念是南方思想的一种变体的认识; 有的学者对她进行狭义的宗教学研究, 这种微观的分析, 不利于母语以外国家的读者对奥康纳的全面接受, 研究内容偏颇, 偏离了文学批评的要义; 有的学

^① O'Connor, Flannery. *Collected Works of Flannery O'Connor*, New York: Library of America, 1988, pp1125.

者从南方性角度对奥康纳小说进行阐释,虽然奥康纳小说中的场景、人物、情节都有南方的地域性,但其作品的社会关联性不强,用现实常理无法进行有效解读,所以单从南方作家视角诠释其作品不能得到全面合理的结论;有的学者从女性角度对奥康纳小说进行阐释,认为奥康纳清晰地表达了对女权运动的反思;还有的研究者把她是否为种族主义者也列入研讨范畴。这些阐释虽然都从某一个侧面反映了奥康纳的诗学成因,但要历史地、客观地、准确地解读奥康纳及其作品还缺乏全面性。

相比之下,中国文学评论界对奥康纳作品的研究从总体上来说还处在翻译介绍阶段,明显滞后。究其原因:一是奥康纳生前著述不多,被美国文学界界定为“南方天主教女作家”^①。在美国文学界,“地域性”含有贬义,暗示作家的作品不具有普适性。中国文学评论界多引经据典,倾心于知名作家的广泛影响力和潜在的教化作用,对美国南方文学所特有的品质认同度不高;二是奥康纳作品多含有宗教与暴力、死亡与救赎、怪诞与恐怖等主题,与中国人喜爱大团圆的喜剧结局难以相容,其作品的内涵与中国传统文化存在巨大差异;三是中国是非基督教国家,对基督教作家的接受视野有一定的局限性,对其精神层面和文学艺术之间的关系往往悬置起来不作深入探讨,而是对奥康纳小说进行批判现实主义式解析,对批判现实主义式解析所不能涵盖的异类现象又归结于作者身患疾病的不幸命运。虽然有的学者从基督教启示主义角度对奥康纳诗学进行了解读,但由于基督教问题复杂,启示主义宗派学理性内容梳理难度又大,用理论佐证理论,使奥康纳近距离走进读者具有一定困难;四是受母语和文化差异的影响,大多国内读者对奥康纳当时的创作语境难以理解,加之奥康纳创作运用的是乔治亚—田纳西方言,采纳的是南方文学哥特小说的创作模式,学者的研究工作也只是站在奥康纳母国研究资料中分析,形成很多以讹传讹的误读,致使一段时间以来奥康纳作品在中国受众不高。

近几年来,虽然奥康纳研究发展较快,但在中国批评界运用精神分析理论对奥康纳作品进行研究的成果十分有限(主要为发表在期刊上的论文),学习借鉴的价值不大,这给奥康纳在精神分析范畴的研究增加了一定难度,同时也留下了研究空间。笔者从精神分析视角解读奥康纳作品并不否认其他视角研究的可行性,只是把精神分析作为展开对其作品进行研究的一个基础,以达到从宏观上对奥康纳诗学成因的整体把握,并以此抛砖引玉。

^① Kreyling, Michael. "Introduction" in Kreyling, Michael Ed., *New Essays on Wise Blood*,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4.